

# 英语国际传播的关键因素分析及启示

吴安琪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 南京 211106

**【摘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建设一个开放、包容、交流的世界。语言是文化和文明的重要载体，是不同文明之间有效交流的前提。想要构建人类语言命运共同体，必须着眼于构建语言命运共同体，即关注汉语的国际传播。本文从传播主体、传播受众与英语三个角度分析英语国际传播的关键因素，及其对汉语国际传播的启示。

**【关键词】**：英语；汉语；国际传播

## 1 引言

习近平主席曾提出，“语言是交流的重要工具，掌握语言是掌握国家文化的关键”。语言是打开差异之门的“钥匙”，它促进了交流过程中的文化互鉴，增进了国家间的了解，促进了人文交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就是建设一个开放交流的新世界。语言是文化和文明的重要载体，是不同文明之间有效交流的前提。构建人类语言命运共同体，必须着眼于构建语言命运共同体，即汉语的国际传播。据统计，现如今，全球75%的电视频道使用的语言为英文，85%的国际组织工作语言为英文，网上85%的网页为英文网页，85%的科技信息用英文写作，100%的软件源代码是英文格式。英语使用人数之广，覆盖行业之多已达空前，作为传播最成功的语言，研究其传播的关键因素，对我国汉语的国际传播有借鉴意义。

## 2 英语成为通用语的因素分析

英语传播离不开三个要素：英语、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从传播主体角度看：

### 2.1 殖民统治打基础

英语传播之初伴随着的是暴力与血腥，旧殖民主义者习惯于把自己的语言强加给被征服的民族，用语言来加固自己的统治是常用的手段，法国小说家阿尔丰斯·都德所创作的《最后一课》讲述的便是在普法战争中被普鲁士强行割让的一所乡村小学在上着告别自己母语的最后一堂课。尽管之后殖民地区纷纷独立，但语言带来的影响依旧没有磨灭。恢复独立后，一些地区仍采用英语作为官方语言，而另一些地区也会承认英语的实用性。英语作为“日不落帝国”的语言，在全世界的英国殖民地广泛传播。

### 2.2 经济崛起铸底气

18世纪，英国农业革命取得丰硕成果，也是英国工业革命蓬勃发展之际，英国各地一片欣欣向荣，英国的经济优势

转化为语言优势，英国由语言输入大国开始变为语言输出大国。随着科技、教育、军事等方面的优势，贸易在不断扩大，再加之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英语得到了比当年殖民主义时代更为广泛的普及。英语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为英语语言的传播提供了经济基础，经济的繁荣影响了文化的繁荣及语言的进化，这也是达尔文“适者生存”进化论在现实中的体现，是语言发展的必然规律。

### 2.3 国家策略是关键

语言传播离不开国家有意识、有目的地推广，以求逐步提升本国语言的影响力。英国和美国对此有着共同的目标——让英语成为世界第一外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使英语成为国际文件的官方语言，在美国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和英国首相戴维·劳合·乔治的提议下，《凡尔赛条约》最终用英语和法语书写，这一举动打破了此前法语的统治地位。之后，英美为着共同的目标，时而竞争时而合作。经济上，美国通过一系列经济援助，使英语在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广泛传播。政治上，美国借助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美式英语开始成为主要国际机构的官方语言。文化上，美国以文化渗透为主要途径，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英语交流圈：一是扩大教育范围，鼓励外国学生赴美留学。二是积极把握各领域教学、学术和科研发展趋势，把握世界主要研究领域的主流思想和发展趋势。第三，利用电影、广播、电视、书籍等媒体将、价值观带到世界各地。在国家政策的带领下，英语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英美文化被更多国家了解并接受，英语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需要。

传播受众出于需求，开始主动了解英语、学习英语。

### 2.4 国家需求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交流必不可少。建国以来，我国已经与一百多个国家建交，如今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等政策，我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加强，对外语人才的需求不断

增大。据武汉大学某研究机构的评价报告显示,英语专业是我国高校开设最多的专业。对于非英语专业的学生,英语亦是必修课,大学英语四六级是学生英语能力的写照,外语能力已经成为了衡量人才的一个重要指标。除了在高等教育阶段的重点培养,我国也重视英语的普及性教育,2001年起,英语课程逐步进入全国城市和县城小学的课堂,到2002年,乡镇小学也加入了英语课程。初中教育阶段,英语是中考必考科目,高中阶段,除了特殊的地区,超过90%的学校都将英语作为必修课,即使各省高考政策不同,英语都有其一席之地。党的十九大明确了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外语人才承担着新的历史使命,也有着更高的要求。

## 2.5 社会需求

英语已经深入地贯穿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家已逐步认识到英语对国际交流的重要性与日常需要的便利性。就全行业来看,许多行业离不开英语的使用,以航空业为例,随着经济的发展,飞机已经成为普遍的交通方式,国际航班的频次也越来越多,一趟国际航班往往会飞经多个国家,接受不同国家的空中管制,因此,在培养飞行员时,英语成了他们的必修课,也是他们未来飞行工作顺利进行的基础。

就整个社会的就业市场而言,大学英语四、六级证书已经成为基本要求,除了外企对员工英语水平的高要求外,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海外市场的开发,海外营销、海外运营等岗位的人才需求逐年提升,无论是发展迅猛的互联网行业,还是稳扎稳打的通讯行业,各个行业都在向外发展,能与外国人进行有效沟通是很多人努力的方向。

## 2.6 个人需求

学习英语成为了许多人的主动需求,目前社会上针对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学习目的的英语学习机构已多如繁星,英语培训机构的数量有数万家之多,从学龄前的英语兴趣培养,到成人阶段的商务英语,再到留学必备的雅思托福,学习英语已不仅仅是在校学生为了应试所做的准备。了解文化差异,跨文化交际与培养国际视野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据统计,2016年,全球雅思考生数达到170万人,其中中国考生在30万人以上。

此外,通过对英语语言本身的研究,笔者发现英语自身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拉丁语、希腊语、法语等也曾在历史上风光一时,但都未能达到英语的成就。通过对英语本身的研究讨论可知,英语所具备的包容性、标准性和适应性亦是不可忽略的。

## 2.7 包容性

首先,英语的包容性极强体现在它接受并融合其他语言,从不排除对外来词的接受,在英语词汇中,我们总能找到其他语言的影子,如德语、法语甚至是中文,由于吸收了大量其他语言的词汇和表达,英语词汇的数量非常可观。其次,英语的包容性还体现在它在历史发展中根据社会需要进行简化调整。与千年前的古英语相比,或与同时期相近的法语、德语相比,英语的词形变化可以说是最少的。现代英语的形态变化只出现在名词的数和格,代词的性、数、格和动词的时态上。可以说,英语是一种非常开放的语言。没有其他语言比英语更具包容性。

## 2.8 标准性

在标准语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方言渗入,其他语言影响,使用语言的人常常在习惯爱好、语言修养等方面的差异等原因,语言中往往存在一些分歧和混乱现象,直接影响人们之间的交际活动。因此,语言规范化是语言发展的一个重要工作,其具体工作有:标准语的确定,语音的限定,术语的规范化、标准化,出版规范词典出版规范语法等等。只有制定语言使用者的统一使用规范,解决引起语言使用中的分歧与混乱,明确语言的语音、语法、词汇、书写等方面的标准,学习者才能有迹可循,有规可依。18世纪,英国文人已经意识到英语标准的重要性,出现了一大批词典和语法书。在这其中,1755年塞缪尔·约翰逊编撰的《英语词典》,以及1762年罗伯特·洛思编写的《英语语法简介》最为重要。《约翰逊词典》一直被认为是英语的词义标准和句法典范,曾被评论家称作英语史上的划时代成就。约翰逊的词典、洛思的语法,以及形形色色的英语用法指南,促进了英语标准的形成与推广,英语很快就发展为一门系统性、规定性的语言。

## 2.9 适应性

英语具有极佳的适应性,在传播过程中英语的本土化趋势愈发明显。尽管各个国家学习的都是经过规范化的标准英语,即遵循同一套词汇与语法规则,但在不同地区,衍生出不计其数的英语变体,在非洲地区有“非洲英语”,新加坡有“新加坡英语”,印度有“印度英语”,欧洲还有“西班牙英语”“德国英语”,以及饱受诟病的“中式英语”,这些变体经过了本土化改造,夹杂着本土文化,是标准英语与本土语言文化结合的产物。英语的包容性与适应性纵容了“变体”的出现,也承认“变体”的存在,如雅思考试的听力题除了英式英语,也会出现美式英语与澳式英语,而它的规范性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英语的“纯洁”。

### 3 汉语发展

在分析英语自身特点时,我们得出英语具有包容性、标准性与适应性,汉语与之相比,也同样具有包容性与标准性。但汉语的适应性在海外还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以国内的情况来看,汉语的适应性在网络语中体现得最为明显。网络语的日新月异,新的词汇层出不穷以应对不同情境。在讨论“本土化”问题时,研究者们也争论不休,大家更为赞同的是教

学内容与教学方式的本土化,对于语言的内核——文字与发音,不应过度鼓励本土化。但正如网络语言有其自身的体系,英语也出现了各种夹杂着本土文化和本土语言特征的英语变体,我们应当允许并接受“变体”的出现,未来,或许经过发展也会见到“非洲汉语”“新加坡汉语”等汉语变体,加强汉语的适应性,有利于其更快融入别国文化,掌握用汉语交流的本领。

#### 参考文献:

- [1] 李宝贵,尚笑可.“一带一路”背景下汉语国际传播的新机遇、新挑战与新作为[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6(02):121-130.
- [2] 李宝贵.习近平关于语言传播的重要论述及其对汉语国际传播的启示研究[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4):101-108.
- [3] 张庆冰.汉语国际传播中的语言命运共同体建设[J].传播力研究,2020,4(08):27+32.
- [4] 陆俭明.汉语国际传播方略之我见[J].汉语应用语言学研究,2019(00):1-11.
- [5] 李宇明.海外汉语学习者低龄化的思考[J].世界汉语教学,2018,32(03):291-301.
- [6] 张天宇,周桂君.英语语言推广的权力之争--20世纪以来英美海外语言推广的合作与竞争[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8(01):99-104.

作者简介:吴安琪(1997—),女,汉,江苏常州,硕士研究生,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